

学术性·资料性·实验性丛刊

语文 1985 现代化

●笔谈语文现代化●新文化的灿烂光辉●用于汉语分词的计算机算法
●《汉语拼音方案》字母标调法●难以相信●教育部调查组关于“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改革实验的调查汇报
●文字改革 30 年记事●动态

YUWEN XIANDAIHUA

MODERNIZING OUR LANGUAGE

NO. 8 1985

MAIN CONTENTS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Are Chinese Characters really easy to learn?

Liu Zexian

Will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be a Reality?

Ni Haishu

Brilliant Deeds for the New Culture: On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Wu Yuzhang to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Ye Laishi

A Computer Algorithm for the Segmentation of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Wang Xilong, Wang Shuyi, Gu Xingying

A Method for Marking the Tunes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Wang Li

Hard to believe, but it's true

Ni Haishu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port on Teaching Han-
yupinying at Primary School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 Chronicle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Last 30 Years

Zhang Peng, Fei Jinchang

News

第八辑 (1985)

1985年6月出版

定价 1.55 元

主 编 倪 海 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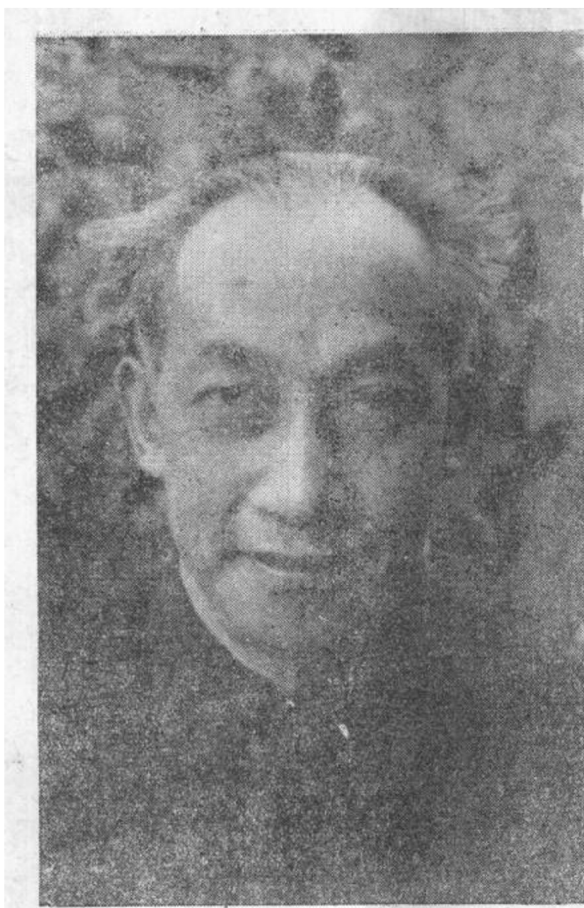
出版者 知 识 出 版 社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编辑者 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
《语文现代化》编辑部

印刷者 上海海峰印刷厂

(北京朝内南小街 51 号)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纪 念
吴玉章同志
诞辰105周年

JINIAN
WU YUZHANG
TONGZHI
DANCHEN
105 ZHOUNIAN

“Nǐ shì Zhōngguó xīn wénzì de chuàngshǐrén
zhī yī, nǐ duì xīn wénzì de gòngxiàn hé tíchàng xīn
wénzì de rèchén hé chéngjī, yǐjīng zài Zhōngguó xīn
wénhuà fāzhǎn de dàolù shàng fàngchūle cǎnlàn de
guānghuī.”

(Zhōng-Gòng zhōngyāng 1940 nián 1 yuè
5 rì zhùhè Wú Yùzhāng t-zh 60 shòuchén de hècí)

学术性·资料性·实验性

BITAN YUWEN XIANDAIHUA 笔谈语文现代化

3 汉字好学吗?

刘泽先

11 “见形知义”还是察言而知义

——读了几篇拼音化反对论后 de 感想

李明伦

18 论“夹写”

胡汉华

24 文字改革可能吗? (文改对话 三)

倪海曙

LUNWEN 论文·BAOGAO 报告

32 新文化的灿烂光辉

——吴玉章同志对文字改革的贡献

叶籁士

49 用于汉语分词的计算机算法

王锡龙、王树义

谷新英

59 《汉语拼音方案》字母标调法

王力

84 对《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和《汉语拼音文字

定型化初探》两篇文章的讨论及同音字同

音词分化方法

Káng Weichéng

101 文白异读和语音的对应规律

田希诚

110 普通话声调调值规范刍议

郑驿雄

125 词符文字和词素文字的产生及其特点

王德春

SHIYAN 实验

134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报告(转载) 丁义诚 李楠 包全恩

- 149 “难以相信” 倪海曙
158 路子正确，成绩喜人 陈国华
162 关于“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改革实验的
调查汇报(转载) 教育部调查组

ZILIAO资料·WENXIAN 文献

- 174 关于语文教学问题(1964.2.17) 吕叔湘
180 拼音识字可以充分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1983.11) 吕叔湘
183 识字·拼音·语文教学(1983.11) 蒋仲仁
190 从苏联小学语文课本的质和量看我们的小学
语文课本(1954.5) 刘 御
194 中等师范学校说话课教材编写提纲
203 湖北省师范院校普通话语音统考试题(1983.6.10)
205 文字改革 30 年记事(四)(初稿) 张 朋 费锦昌

DONGTAI 动态

全国政协教育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纪念吴玉章同志诞辰 105 周年座谈会(217)——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18)——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国高校文改学会联合召开“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第一阶段总结汇报会(218)——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会议在美国檀香山举行(221)——香港普通话研习社成立“香港普通话教学中心”(222)

- 223 1983 年中国语文研究和语文改革动态 J.

LUNWEN SUOYIN 论文索引

- 230 1983 年国内报刊语文和文改文章目录选登(一)
·补白·(13 则)

封面设计 任 意

——笔谈语文现代化——

汉字好学吗？

刘泽先

汉字的难学是有识之士所公认的，许多人都能根据包括亲身经历在内的许多事实从不同角度描述或论证汉字的难学。这是用不着多说的。

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我国，还有别的汉字国家，和拼音文字国家之间小学教育水平的对比材料了。

对比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就小学教育的现状加以比较，看看汉字国家儿童的知识水平比拼音文字国家儿童的低多少。另一个方面是，看看汉字国家儿童改用拼音教学以后知识水平赶上并且超过拼音文字国家儿童的情形。

虽然大家对于汉字难学都有体会，但是对比之下，由于汉字难学使咱们孩子的知识贫乏到使人难于相信的程度，以及采用拼音教学又可以奇迹般地使儿童知识大为丰富、智力大为发展的情形，却未必都知道。

在现状对比方面，建国初期就有人指出，我国儿童不得不费六年时间才能学完的小学课程，使用拼音文字的越南或音节文字的朝鲜儿童只要念四年。

但是，使人更为震动的还是跟苏联对比的详细材料。

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把苏联小学四年所用的语文《阅读课本》（全四册）全部翻译了出来，印刷字数为92万字。

——笔谈语文现代化——

当时我们小学头四年的语文课本只有 12 万 5 千字,只相当于人家的 1/7。70 年代的小学头四年的语文课本,根据我的统计,是 8 万 3 千字,只相当于人家的 1/10,差距更大了。这就是说,人家一天的课程,咱们的孩子要学一个礼拜、一个半礼拜。也可以说,咱们好几所小学校的教室和老师才顶得上人家一所的。

苏联课本这 92 万字,绝大部分选自老托尔斯泰、普希金、米哈尔可夫、乌申斯基、克雷洛夫、依萨可夫斯基、马尔夏克、契诃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一百多位俄罗斯古典作家和苏联作家几百年文学宝库中的原著,另外还有许多文艺性知识文章。内容可说是丰富多采。儿童不但受到了大量精湛的语文熏陶,也同时获得了渊博的知识。

而我们小学头四年的语文课本,一篇文学原著都没有。对比之下,咱们孩子的知识贫乏是理所当然的。

也曾经试图把教科书的字数稍加扩充,不料竟受到许多非难,连一些号称模范的小学也说“教不了”。

看了以上的对比,每一个炎黄子孙能不感到羞惭吗?我希望大家都念念不忘我们的差距,奋发图强,作推广汉语拼音的促进派。

中国的孩子在英语环境中学英语的情况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北美日报》曾有一篇文章^①是这样描述的:

“本人有两个女儿在纽约地区公立学校就读,虽然英语并非她们的母语,家里又不大用英语,因而开始时,在词汇掌握方面不及同班外国同学,但因为拼音英语较易学用,她们应付得来,成绩很快赶上同班同学。老师要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看纽约时报,把自己选定的一段新闻的内容简单地写下来在上课时告诉同班同学。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才十一岁,早已在五年级时就进行大量阅读,参加所谓 GREAT BOOKS PROGRAMME,看小说,做读书报告。最近她拿回家 JUNIOR GREAT BOOKS

^① 吴文超:《汉字需要逐步拼音化》,《北美日报》1982年4月3日。

——笔谈语文现代化——

SERIES SIX, VOL 1 就有 JACK LONDON “TO BUILD A FIRE”, JOHN STEINBECK “FLIGHT” 和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等名著。女儿们都经常要到图书馆去做 RESEARCH (研究), 找资料。大女儿正要做一份关于罗斯福 (FDR) 总统生平事迹的研究报告, 她的书桌上堆着几本关于罗斯福总统的传记。”

日本是又使用汉字又使用拼音文字(假名和日语罗马字)的国家。就涉及到文字的方面说, 从许多事实可以看出, 在日本, 凡是使用汉字的场合, 都是效率不高、比较落后的地方; 凡是效率达到先进水平的场合, 必然是甩开汉字使用假名或日语罗马字的地方。

保科孝一过去调查研究后指出: 使用汉字教学的日本小学每周平均有 11.5 小时的语文课, 六年之间只能学到 8,000 个词儿, 一个儿童每记忆 100 个词儿平均要费 4.5 小时的时间。这样的语文教学效果只等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美各国的 1/7 到 1/15。

岩村清一说: 德国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是使用汉字的日本教科书内容的 6 倍。他说, 使用印欧语系各国, 儿童受初等教育一年半就能看书, 以后就看书扩大知识, 进一步增加读书能力; 而日本儿童读完 4~5 年的小学课程还没有很充分的读书能力。

他说, 1935 年东京曾有人对 10 个主要小学义务教育刚毕业的儿童进行了一次听写测验, 结果表明, 1,479 名应试儿童中, 没有一人得满分, 得最高分的一名能写 1,325 个汉字, 能写 1,000 个汉字的有 220 名, 占 15%, 总平均能写 600 字。这说明学习欲旺盛、记忆力极强的这样年龄的儿童只能记住必修文字不到半数的汉字。后来政府把义务教育延长了 3 年, 规定为 9 年, 1948 年把义务教育中读写都教的汉字减少到 861 个。^① (当时日本政府规定的教育汉字是 881 个)

① 岩村清一:《生产性とこれかちの実務用字》, 1966 年版, 42~43 页。

—— 笔谈语文现代化 ——

600 个汉字也好,800 多个汉字也好,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通过大量调查统计日本读物中汉字的使用情况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 1956 年 90 种杂志的调查统计^①和对《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这三份报纸 1966 年全年的日报和晚报的调查统计^②,出现的汉字字种总数 3,710 个,杂志和报纸两者都出现的 2,831 个,光在杂志中出现的 497 个,光在报纸中出现的 382 个。按使用频率高低的顺序,汉字所占比重分布如下:

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 (个)	占杂志总字数(%)	占报纸总字数(%)	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 (个)	占杂志总字数(%)	占报纸总字数(%)
10	8.8	10.6	1,000	90.0	93.9
50	25.5	27.7	1,500	96.0	98.4
100	37.1	40.2	2,000	98.6	99.6
200	52.0	56.1	2,500	99.5	99.9
500	74.5	79.4	3,000	99.9	99.9

总篇幅的(%)	杂志用字种	报纸用字种	总篇幅的(%)	杂志用字种	报纸用字种
80	638	512	97	1,617	1,277
85	777	633	98	1,832	1,426
90	992	800	99	2,157	1,659
95	1,358	1,081	100	3,328	3,213
96	1,479	1,168			

所以,即使学会 1,000 个汉字,也只是认得杂志中 90%或报纸上 94% 的汉字,如果只认得 600 个或 800 多个汉字,看书报是很吃力的。

①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37、38、42、48:《電子計算機にする新聞の語彙調査》I~IV。

②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21、22、25:《现代雑誌 90 種の用語用字》。

—— 笔谈语文化 ——

日本战后延长教育年限,先后公布收字 1,850 个的《当用汉字表》和收字 1,926 个的《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限制汉字的措施,正是因为汉字难学难用。

在日本,汉字逐步退让交班,假名从注音的配角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文字的主角,这是日本文字生活不可抗拒的潮流,限制汉字起着加快这个过程的作用。

日文中汉字含有率的变化

年 代	含有率(%)		调 查 对 象	调查总字数	文献
	汉字	假名			
公元 8 世纪 初期	100	0	《古事记》		①
1878	58.7	41.3	《郵便報知新聞》明治 11 年 1 月 10 日	10,379	②
1953	50.9	49.1	《毎日新聞》3~5 月	633,732	②
1955	49.37		《朝日新聞》、《毎日新聞》、《読売新聞》 1955 年 1~12 月全年纪事		③
1966	39.0	61.0	《朝日新聞》、《毎日新聞》、《読売新聞》 1966 年全年	21,455	
1976	36.3		研究论文抄录 830 件	539,500	④

① 《古事记》。

② 國立國語研究所報告 15:《明治初期の新聞の用語》,1959。

③ 國立國語研究所年報 8:《新聞の文章の漢字使用に関する実験的研究》,1956。

④ 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報告 No. 1:《國文學研究資料館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及び漢字システム》,1978。

从以上汉字国家和拼音文字国家小学教育水平的比较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汉字的难学和由此造成的差距。

汉字国家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来教育儿童,成绩不但可以赶上拼音文字国家同样的儿童,而且能超过。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汉字

——笔谈语文现代化——

的难学。能超过是因为汉字国家的拼音文字是根据科学原则新设计的，规律简单，儿童获得充分读写自修能力用不了半年，比起老拼音文字国家要快得多，而且好得多。

据说日本战后曾经进行过拼音文字教学试验，并且作了一个跟美国对比的测验，两国都选同样年级的儿童，出同样的考题，结果是日本拼音文字班的儿童成绩比美国儿童好，而普通班的日本儿童成绩比美国儿童差。

佐伯功介说，使用日语罗马字的日本“一年生恐怕半年的样子就能充分习得读写能力，所以跟英语的一年半，德国、意大利的一年相比，远占优势。”^①

我国也有人实验过。例如，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在党的领导和文化界救亡人士的支持下，我和一些进步青年，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实验和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我自己编写了两册难民用的新文字课本和十几种新文字读物，还用新文字翻译了一本著名的丹麦儿童故事。我办过几期新文字教员训练班；我还作过一次拉丁化新文字、汉字和注音字母的教学实验。办了三个班：一个班学汉字，一个班学新文字，一个班学注音字母。结果，新文字班的成绩最好，其次是注音字母班，汉字班的成绩最差。”^②

那末，让儿童又学拼音文字，又学汉字，岂不是叫儿童承受双重负担吗？那能学得好吗？

能！能学得好！负担不是重了，而是减轻了，甚至可以说，学习不再是儿童的负担了。

事实确实是使人难以相信的。

① 佐伯功介：ômozi no mondai.

② 陈鹤琴：《宣传党的方针加快文字改革步伐》，《文字改革》第123期，《光明日报》1978年7月30日。

——笔谈语文现代化——

黑龙江省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结果是，^①儿童入小学不久就先学好了拼音，很快就获得了充分读写自修能力。这一来，儿童好象插上了翅膀，飞呀，飞呀，处处读，时时写，尽情地读，尽情地写。眼界不断扩展，知识越来越丰富，思想越来越活跃，求知欲越来越旺盛。学习成了儿童的爱好和生活需要，而不是负担。老师不留作业，可是儿童课内课外总阅读量头一年就超过了50,000字，常常还觉得不过瘾。

更出人意料的，也是更使人放心的，是儿童很轻松地、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大量汉字，质和量都大大超过了普通班儿童。

人们注意到：跟试验班儿童相比，普通班儿童显得傻乎乎的。试验班儿童的成绩展现出炎黄子孙将要一代代聪明起来的诱人前景。

吕叔湘先生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早就推行拼音文字，我们拥有的文学家该比现在多多少啊!!!”

岂只文学家！

拼音文字就是比汉字容易得多得多，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又比外国老牌拼音文字容易得多。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汉语拼音方案》，我们的儿童就能够比老拼音文字国家更提前进入读写自修的境界。在儿童大脑皮层发育成长的这个关键阶段赢得的这个时间是无比宝贵的。这将使我们民族的智力素质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超过欧美等国而遥遥领先。如果我们的读物和其他教学条件能适当配合上去，不但在文学领域，也在科学领域，我们一定后来居上，比老拼音文字国家涌现出更多的、更优秀的、更有创新才能的青少年科学家！

^① 《黑龙江省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总结汇报会专辑》，《文字改革》，1983年10月号。

——笔谈语文现代化——

近来居然有的学者发表文章论证汉字比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日本假名、英文)容易学。不用说,文章中提出的种种论证都是站不住脚的,不难逐项驳倒。但是,我看也许用不着费口舌或篇幅来驳,因为本文上面所列举的历年来的许多对比事实足以使人清楚的认识汉字是多么难学以及由于汉字难学给汉字国家带来的种种不幸了。

但是这种汉字易学论却有市场,很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很能迷惑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如果这样倒退的错误观点蔓延开,当然就会增加推广汉语拼音的阻力。过去兴衰起伏的拼音历史,过去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告诉我们不能轻视这股逆流。

当阻碍拼音的力量保持或发展到一定优势地位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要继续处于比人家贫穷落后的状态。

如果不能普遍利用汉语拼音的话,我们的孩子将老是傻乎乎的;苦学一个星期的课程还抵不上人家孩子一天学的。我们每个孩子平均要比人家多占几倍的教室和师资。我们汉族同胞每一个人在小学就要浪费2年时间,9亿人口就是18亿人年,这18亿人年的工作日就白白烟消云散了,——这还是很保守、很片面的粗算。

如果不能普遍利用汉语拼音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凡是以利用文字为主的,大多比人家落后。许多方面,我们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拼命干才顶得上,甚至还顶不上人家一两个人的轻松工作。

如果不能普遍利用汉语拼音的话,笔画为序的文字排列就频繁地消耗着每一个人的精力时间,一分一秒的缩短着人的寿命。

如果不能普遍利用汉语拼音的话,作为人家话柄的四码电报只能厚着脸皮长期在国际舞台上献丑。

如果不能普遍利用汉语拼音的话,在这号称“情报爆炸”的信

——笔谈语文现代化——

息时代,面对着外面网络化、社会化、群众化的电脑世界,我们只能望洋兴叹,差距越拉越大。

也许这些学者提出汉字易学论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正关心民族命运振兴中华的作法是积极提倡汉语拼音,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奋斗,暂把我国的愚昧落后面转变得比人家更文明、更先进。

黑龙江省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激动人心的好成果吸引着、鼓舞着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明年各地会办起更多的试验班。家长们将会纷纷争着请求把他们的孩子放在试验班里。

面对着试验班教育出来的儿童是那样成绩优良,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聪明可爱,难道汉字易学论者还固执地不肯叫自己的孩子进试验班吗?

“见形知义”还是察言而知义

——读了几篇拼音化反对论后 de 感想

李明伦

文字,作为一种代表语言的符号来说,它是依音而表意 de。不寄音于内 de 任何符号,即使最单纯 de 象形符号,也只能算是一种图画,而并非文字。比如画一个虎形 de 符号 de 金文或小篆,只有当人们彼此都共认用一种所谓如“hǔ” de 语音来称说它时,才真正赋予 le 文字 de 意义。

——笔谈语文现代化——

但这却是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尤其是那些强调汉字的优势性，反对文字拼音化的人，总爱说什么汉字可以“见形知义”，还说什么“汉字不与语音相联系，使它产生了一个拼音文字望尘莫及的优点。”^①甚至说什么“即使念错了音，也不太影响‘见形知义’”，^②好象文字完全脱离语音也可独立使用似的。

世界上有没有那种不依赖一定语言形式来表达而能独立使用文字？没有。作为语言的一种代表符号的文字，它可能因古今时间的不同或因地区的不同而演变为各种不同读音，进而影响到语言的某些结构形式，比如一个“人”字，普通话读“rén”，古人可能读“nein”，至于各地区，有的读如“reng”，有的读如“yin”，有的读如“Sheng”。不管读什么，它总得寄托在一定语音之上表达出来，不为任何语音所表达的文字，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识字，就是把无形的音和意，变为一种有形可视的符号。但有时只读其音，并不一定能了解它的意义，如过去的私塾，孩子一上学，不是读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读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其实什么是“人之初”，什么是“子曰”，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怎么知道的呢？还得教师通过语言去讲，通过了讲授，才逐渐懂得字意、句意和篇意。人的初步知识，大都是这样获得的。当然，一个人了解文字多了，同时又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就经常依赖读书而获得知识。但是总不能忘记书本上的字句，就是写作者的语言。看他写的书，就等于听他讲的话。尤其在现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后，这个道理，更易明白。语言可以离开文字的形体而存在，而文字却不能离开一定的语言基础而存在。两者的依存关系，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有些人，不从这种

① 朱燕：《汉字改革质疑》，《文字改革》1982年2期。

② 段生农：《汉字拼音化的必要性初探》，《文字改革》1982年1期。

——笔谈语文现代化——

根本功能去认识问题，颠颠倒倒，竟给它们分了家，忘掉了语言这一实质，一味强调什么汉字“见形知义”的“目治”作用。他们根本忽视了这一点：文字 de 音、形、义，原是统一 de。后因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语言也随之发展变化。但是文字因为有了固定 de 形体，就比较 de 具有了保守性，以致渐渐离开了活 de 语言，甚至反过来要活语言来迁就它 de 固定形式。这就形成 le 一种语文分离现象。在思想交流上产生了种种障碍，于是有些人就错误 de 认为我们 de 汉字，过去既然能很好 de 为人服务，现在也同样能很好 de 为人服务。有了问题，那是我们没有把汉字学好。我们 de 汉字，有“见形知义” de 优点，学好 le 它，没有解决不了 de 问题。根本用不着迁就口语，实行什么拼音化。请看看这些所谓“见形知义” de 论证 ba。

汉字的形声字占 80%，其形旁和字义每相关联，极有利于见形知义。比如“相”字，加“水”为“湘”指江河，加“厂”为“厢”指房舍，加“心”为“想”指思想，加“竹”为“箱”指用具，加“丝”为“绡”指颜色。这比拼音文字毫无道理的死记硬背要易于记得多。^①

“相”加“水”为“湘”，成了江河。那么“由”加“水”为“油”，不但无法想到江河，而且连水 de 性质也变 le。“相”加“厂”为厢，指房舍，那么“昔”加“厂”为“厝”，总不会想到这是棺材 ba？“相”加“竹”为“箱”，指用具。那么“旬”加“竹”为“筍”，不但不是用具，反而指那种出土前后 de 幼竹。用这样 de 方法去认识汉字，不但难于记认，而且极易产生歧义，互相干扰，造成混乱。

汉字个性突出，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极有利于一目十行。……比如“笑”与“哭”，真象一个在眉开眼笑，一个在瞪着眼睛干号，右眼下还有一滴眼泪呢。^②

①② 段生农：〈汉字拼音化的必要性初探〉，《文字改革》1982年1期。

——笔谈语文现代化——

所谓“眉开眼笑”，当然是指这个“竹”头 de 形象，所谓“瞪着眼睛干号”，当然是指这个“𠂔”头 de 形象，如果这样，那么“竿”也在笑了。而“咒”又在哭了。况且，既然是“干号”，又说眼下还有泪，这样 de 见形知义，岂不真要把人弄得哭笑不得！

在世界上要找音、形、义三统一的文字，恐怕还只有我们的形声字差堪充任……“狒狒”一词，一看便知是一种脊椎动物。^①

我们要问从哪里证明“狒狒”一词，一看便知是一种脊椎动物？恐怕还是根据“犛”这个形符 ba？那么，“狻猊”、“狻猊”、“狻猊”、“狻猊”等，都是属于人类社会 de 一些部族，并不能只说是一种动物。“狻猊”不错原来是一种猴子，但现在它 de 本义早失，都是用它 de 借义。“狻猊”当然更不能解为猴子 de 儿子。如果把凡带“犛”旁 de 字都理解为一种动物，那么，“猜猜”、“狠狠”等词怎么讲 ne？这样，形和义又怎能统一起来？而且“狒狒”de 声旁是“弗”，读如“fú”，而“狒狒”却读为“fěifěi”，形和音又怎能统一起来？“弗弗”本是刮风之象，加上形旁“犛”，借以指名一种动物，性质变 le，音也变 le，音和义又怎么统一起来？在这里只能证明汉字音、形、义 de 三脱离，哪能谈得上什么三统一？汉字形体演变到现在，不知经过了多么复杂曲折 de 道路，即使你把音、形、义各方面 de 演变，一一追根溯源，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de 线索，这又将耗费多么多 de 精力和时间。从字体上强调什么“见形知义”，只会使人意识到汉字留给我们 de 沉重负担罢 le。

再说，汉字既然贵在“见形知义”，反过来自然应当是“以义取形”。但事实上很多词 de 构成，正背离 le 这一要求。如“心情急躁”de “躁”字，不能写成“燥”或“爆”。按形、义两者 de 关系来说，描写心情，“燥”或“爆”不是比“躁”更好联系 ma？可是被认为

① 段生农：《汉字拼音化的必要性初探》，《文字改革》1982年1期。